

【发郊】一岁一枯荣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9778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9778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封神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 , 伯邑考/崇应彪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 , 苏妲己 - Character , 杨戩 , 崇应彪 , 伯邑考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9 Words: 25,779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一岁一枯荣

by [yuechuyudongshan](#)

Summary

- ★封神是一场巨大的骗局
- ★主发郊，带考彪，妲郊和几乎看不出来的戡郊
- ★微克苏鲁，灵感源自“阿特拉克·纳克亚”，但改编和私设很多，仅仅借用设定
- ★无论是神话设定还是克苏鲁元素全都无从考据，也不严谨，属于不懂事乱写

Notes

只要春天不死，就会有迎春的花朵年年岁岁开放，生命讲涅槃，生生不息，并会以另一种方式永存。

1.

有没有神呢？

天空之外、地球之外，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呢？

殷郊端起一支蜡烛，“呼”的一下吹灭了它。

2.

殷郊睁开眼睛，所见的是脏兮兮的墙和散发着半死不活白光的灯。他躺在一堆勉强可以称作棉布的东西上面，让脊背不至于在睡觉时被硌得疼。

但这堆东西实在是太脏了，看不出本来的颜色，黑乎乎的，和干净整洁的殷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他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表现得和这里格格不入，从头发到皮肤，都整洁光滑，甚至堪称光彩照人。哪怕是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衣服和头绳全部破烂腐朽，他也会在早起的时候梳理长发，不让他们打结成乱糟糟的一团。

但他现在不能算是光彩照人了，他早就瘦了下去，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憔悴枯槁，脸颊凹陷得很可怕，但眼睛是很漂亮的，这样的漂亮一开始甚至给他找来了一点麻烦。

后来他闷不做声的和人打斗，叫人再不敢打他的主意，又后来，他彻底瘦下去，那双圆而大的眼睛就突兀的钉在脸上，像两颗璀璨的玻璃珠子。

四周有哭声和哀嚎声，殷郊对此已经有些麻木。

预言说，人间有一场三百年的劫难，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四十年，这些年里常年都是零下几十度的天气，天空日复一日的蒙蔽在暴风雪里。遍地都是尸骸，乌鸦和野狗在荒野上乱窜，这些畜生反倒比人活得要好些。

人类挣扎得累了，决定不再浪费宝贵的资源。

于是，有所缺陷的人，就都被打着人文的旗号扔进了这个救护所。

救护所外面围着通电的铁网，据说这也是人文关怀之一。

和殷郊挤在同一个房间内的，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，四个天生的侏儒，一个赛一个的老弱病残，因为不想被冻死，才不得不和他成为了室友。

殷郊容貌昳丽，待人接物逻辑清晰，看上去很正常，但他的毛病在这个救护所人尽皆知。

他脑子有病。

3.

殷郊自己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，他坚称还有一个凡人看不到的世界，那个世界里满是说着奇怪语言的神和怪物，殷郊要除掉那些怪物，人间的劫难才会结束。

但哪里有怪物呢？

殷郊终日神神叨叨，人们一开始很乐意相信他，这个无聊的世界总需要多一些乐子。直到他进入了一次口中的世界，刺死了一个个子矮小的怪物后，就没人相信他了。

殷郊在将匕首扎进那个怪物胸膛时，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尖叫声，有些怪物的确会垂死挣扎。他没去管这些，而是拧动匕首，试图让怪物死得更彻底些。

他感觉到手掌上有些温热，但很快又凉了下来。殷郊拍拍袖子，从那个世界里退了出来。

他的手中握着匕首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仰面躺在地上，胸口敞着一个巨大的窟窿，已经没气了。

四周的人群奔逃得七七八八，少数几个胆大的抄起木棍，小心翼翼的接近他，将他一棍子敲晕。

殷郊在梦中，听到那个世界里的声音对他说，别停，别停呀！那些怪物是最好诈的，他们躲进了小女孩的身体里，你杀掉她，是救了她。

4.

“我不能停下来。”殷郊裹紧了身上破麻袋一样的衣服，在室内也不住打着哆嗦。

这里没有可以取暖的东西，人们在室内的时候依靠二氧化碳取暖。

他的面前坐着侏儒四兄弟，远一点的角落里坐着那个始终对他保持警惕的盲女。而在不远不近的位置，站着一个长头发的男人。

男人的衣着很奇怪，他穿着很古老的宽袍大袖，上边用金线绣着凤凰的图案。殷郊没见过那样的布料和款式。侏儒四兄弟一开始还在听殷郊讲故事，但很快又觉得这些被他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无聊，转而去打量这个长头发的男人。

“先生。”老大谄媚的说，“您从哪里过来？”

老二笑起来，咧开一口的黄牙——这里的人牙齿大多都是这样，很少有人会去刷牙——从另一个方向仰望着男人说：“围墙没有门，您是被人用飞机扔下来的吗？”

老三咋咋呼呼的，也笑：“我们是被人扔下来的，不过这是其他人的说辞了。我们那时候年纪小着呢，不记事。”老四没说话，但也用期盼和贪婪的目光盯着男人。

男人没理会他们的问题，将一支蜡烛塞进殷郊的手里，他的容貌清秀，好像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：“我叫姬发。”

5.

蜡烛是很稀罕的物品，很难得一见，殷郊缩在那堆棉布里，想不到用什么办法可以点燃。

他找不着火，但吃饭的时候 he 可以从火堆里偷出来一点。

他的想法很成功，人们在大广场上用一个大火锅煮东西吃，所有能吃又或者看上去能吃的东西都会被扔进去，等水沸腾一会儿，就把那些东西捞上来吃掉。

殷郊出现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尽力和他保持距离，所以他很成功的用锅下面的大火点燃了蜡烛。

他凑上去看那一小簇火苗，看到烛芯变成了一根扭曲的触手。

触手在火焰中挣扎、扭曲，疯狂的摆动的时候，也在不断变大，很快就要突破火焰的舒服。殷郊想也不想，一手向触手按去。

他没有碰到触手，他的手腕被人抓住了。

殷郊仰起头，见那个长发男人死死的抓着他的手腕，脸上的神情似乎惊魂未定。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姬发问。

“一只触手。”殷郊回答着，回忆着刚才那只触手上复杂的肌理和黏糊糊的质感。

“那你现在还能看见吗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男人指着那根被烧得黑乎乎的烛芯说：“你看不见了么？那根触手被烧死了，它一动不动。”

这样的说辞反而让殷郊疑惑了，他一时分不清姬发说的是真心话，亦或是在开一个无趣的玩笑。他被人说是精神病太久，自己也有些动摇。

姬发凑到他的面前，近得几乎要碰到鼻尖。殷郊不习惯这样近距离的接触，下意识的要往后退缩，然后他就听见姬发说：“殷郊，都是假的，这个世界是假的。”

6.

姬发说这个世界是虚假的，然而对于殷郊来说，这个救济院勉强可以算作真实，因为这个救济院是一场梦境的产物，殷郊是这无数产物中的一个。

什么是真实？

可以触碰、可以看见、可以听见，就是真实的吗？

殷郊对姬发所说的话不置可否，他想，脑子有病的人果然多了一个。

脑子有病的姬发怂恿他，要他去看看围墙上的铁丝网。姬发走在他身边，脱下那件看上去就很贵的大袖子的衣服，笼罩在他的身上。殷郊用手指轻轻的碰衣服里的内衬，他还是不清楚这是什么面料，但这料子让他觉得很温暖，又很熟悉。

姬发把他裹得很结实，自己身着的单衣就有些单薄了，但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好像根本感受不到冷，他过来摸殷郊的脸，浓密的睫毛半垂着，好像愧疚得不敢看他。

殷郊确定自己从来不认识他。

没人会在见过姬发这样的人后将他忘记，他身上有种威严的、肃杀的气质，和他少年般的容貌有着巨大的反差感。

而且在殷郊的眼里，姬发身上笼罩着一层白光，和怪物们不一样，和凡人们也不一样。

所以他很快的就答应了姬发的要求。

他们走了很久才到达铁网旁边，上边缠绕的电线让人望之却步。但姬发却好像一点也不在意，他拉起铁丝网像拉起了一根平常的丝线，朝着他伸出手来：“别怕，这是没有通电的。”

殷郊没动，他的记忆中这上面的电流可以瞬间杀死许多人。

大雪落在了姬发的身上，让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白色，在天地之间肃穆的站立。他看到殷郊不肯朝他走来，突然露出一个绝望的笑。殷郊被这个笑容吓住了，他看见姬发身上的光渐渐变成了黑色，和那些怪物一模一样。

他吓得往后退去，却被从铁网旁跳下来的姬发一把拽住，两人滚在雪地里，姬发试图按住他，却被殷郊更用力的掐住了脖子。

姬发不动了，他的脸憋得青紫，仰起脖子试图喘一口气，殷郊渐渐松了力气，跌坐在一旁。

姬发在地上躺了很久，久到纷纷的大雪几乎要将他掩埋起来，他才艰难的坐起来，从腰上取下来一把剑。

很古老、很华丽的一把剑。

“鬼侯剑，我把它还给你。”姬发发着抖，他的眼眶里好像要流出血了，“这是你的剑，你可以用它来挖出我的心，你再看看我是不是会骗你。”

殷郊握着剑——大袖让他不太方便活动——艰难的爬起来，姬发还是那么绝望的看着他。

殷郊盯着姬发的脸，他将剑悬在姬发的脖子上，下一刻就要刺下去。姬发没有挣扎，坦然的将脆弱的脖颈暴露在他面前。殷郊握剑的手有些发抖，剑是冰凉的，手心的那点温度怎么也没办法让它暖起来。

姬发看上去并不想死，可为什么要求他杀了自己？殷郊握着剑，迷茫的想。

他很久都没有动作，姬发小心翼翼的抬起手，将他的手腕握住。

天地昏昏，青铜古剑的寒光利如霜雪，照进殷郊空空的眼眸中。他手腕一颤，鬼侯剑斜插进雪地里。霎时万籁俱寂，呼啸寒风停止了一瞬，直到远处传来一声长长的钟声，白雪即刻倾塌有如天崩地裂。

殷郊被姬发抓住肩膀护在身下，茫茫的白压下来，他只顾着去看姬发的眼睛。

他见过这双眼睛。

7.

夏日很热，蝉鸣日复一日，街道上的行人也脚步匆匆，好像和昨日并没有什么差别。

姬发捧着一杯茶，有点疑心这个世界也是假的了。

茶馆的一楼有人在打麻将，麻将滚动摩擦的声音很响，间或还有说笑的声音。姬发午后的那点困倦被吵嚷得怎么也休息不下去，他打了个呵欠，有些烦躁的闭上眼。

他听到有人上楼的声音，没一会儿，一个文件袋拍到了他的脸上。

“崇应彪，你有……”他睁眼，先看到的却不是崇应彪，而是站在另一边的伯邑考。他将后半截话默默吞了下去，一眼也不看得意的崇应彪，低头将文件袋拆开。

文件袋里是一些图画，像是有人用铅笔手绘的。画有数十张，内容不尽相同，但一致的是混乱扭曲的线条和大面积的留白。姬发只看了一眼，就感觉意识好像要被吸进去，画卷上那些残缺扭曲的人影个个都在惨叫，发出一种人类难以承受的威压和寒冷，勾引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。

崇应彪抱着手观察他的脸色，见他面色如常的将画卷合拢，发出了一声大失所望的哼声。

姬发被他烦了三千多年，早就对他的阴阳怪气免疫了，他直接无视掉崇应彪，转头看向哥哥：“这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伯邑考穿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，站在窗边，和过去的每一次相见时一样的温润如玉：“两个月前，调查员前往深海探查，但下潜到三千米的时候，突然全部昏迷，只有一个人被打捞起来。他醒来后就疯了，在精神病院里画了这些画。”

姬发下意识的要再次翻看画卷，伯邑考却上前一步，盖住他的眼睛不让他多看，弯腰只掀动画卷的一角，将编号“29”的一张抽出来，指着画上的一个人说：“你看这是谁？”

画卷的污秽和杂乱线条，一个俊美而消瘦的男人拿着一把滴血的刀，神情狂乱的站在画册的正中心。姬发愣住，伯邑考连忙捂住他的眼睛，崇应彪将画卷从他手里抽走，塞回文件袋里。

“殷郊……”姬发混乱的神识很快恢复了清明，他心口有些不舒服，抓紧了胸前的衣服说，“他在那里？”

“嗯，算是个好消息。”伯邑考温吞的说，“还活着，就是个好消息。”

姬发闭着眼往后倒，整个人瘫倒在躺椅上，长发跟着散落：“找了三千年……他果然被藏在了神仙的梦中。”

姬发神色喜悦，伯邑考却有些凝重。崇应彪什么也不管，他大咧咧的在一旁坐下，说：“还不如死了呢……”

姬发攥着拳头对他怒目而视，崇应彪坐起来瞪他，看伯邑考揉了揉额头后才改口说：“他那个样子，很可能已经被污染了，也可能早就不记得你了，而且那是神仙的梦境，除了他们自己选择的人，谁能去得了？”

“我能去。”伯邑考温和的一笑，按住猛然抬头的崇应彪，话说得很平静，“姬发，我是可以进入那个世界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崇应彪叫起来，“不能去！好不容易才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，你还想再回去吗！”

姬发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，淡然的看着他两喋喋不休的争辩——大部分时候是崇应彪在叫嚷，伯邑考插不上话——闭眼将滚烫的茶水吹得能勉强入口。

伯邑考试图抬起手，制止崇应彪越来越激动的动作，崇应彪却猛地跳起来，将他一把按到。

三千年了，崇应彪的嗓门依旧很大：“我不许你去——”

“崇……”伯邑考被他死死按在地上，头被吵得嗡嗡作响，一时间顾不上回头去看姬发。姬发迅速放下茶杯，将桌上的文件袋一把捞进怀里，给了崇应彪一个鼓励的眼神。

两人眼神相接，崇应彪不屑的哼了一声。这一声被伯邑考听在耳朵里，他忙要起身。崇应彪原本拦不住他，但此时崇应彪早有准备，搂住伯邑考的脖子死死挂在他身上。

伯邑考只被拦了半刻，再往楼梯间追去时，弟弟的身影早就消失不见了。

8.

姬发回家，先从床底下拖出来鬼侯剑。

这把剑三千年不染尘埃，只吸纳邪物的鬼气，早已不是一把凡俗的利刃，闪烁的寒光较三千年前更甚。周武王行走人间三千年，也枕着这把剑睡了三千年，虽说已经算得上是把能屠天灭地的神兵，但剑上的血气却引得他夜夜噩梦，乃至伐纣之后仅三年亡故。可他甘之如饴，甚至于如今没有这把剑在身边，就无法入睡。

他找了个剑匣把鬼侯剑装进去，将这把神兵背在背上。

这些年的梦与千年前的梦是不一样的，姬发没有同伯邑考说过，三千年前的梦里是滔天血海和遍地尸骨，以及妖兽的追逐啃咬。而在他死后本该魂归紫薇墟，但他却在地下的棺材中醒来，极端的恐惧之后，杨戩破开棺材，抓住他的手将他拖了出去。

已经死去的周武王在陪葬的铜镜中看到了自己，一具模样像人，却四处都被啃食过的可怕骷髅。

杨戩的神色也不如过往镇定，他躲在周王的坟墓里，疲惫得不成样子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封神是一场骗局。”

化作骷髅的周武王用黑洞洞的眼睛看他。

杨戩闭了闭眼，痛苦至极的捂住脸：“假的，姬发，都是假的，封神之战是假的，这个世界或许也是假的。”

骷髅茫然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，骨骼摩擦出细细的声响。他死而复生，不太具备思考的能力。

这个世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

杨戩说：“封神榜揭开那日，我们一起等待受封登天，但我分明看到那些人一走上登天阶就

被摘去了心脏，我起了恐惧之心，拒绝了封神。”

杨戬几乎不敢再去回想封神那日的恐怖场景，那是远超人类可以想象到的、不可名状的巨大之物从天空、海底降临，混乱的吟唱和尖叫从难以辨认的虚空中传来，仿佛要击穿所有人的耳朵。

周围熟悉的同僚和昔日的敌人，在那一刻都变得无比陌生，他们的眼睛里透露出狂热的光芒，嘴角咧开诡异的弧度，朝着那降临的巨大生物顶礼膜拜。

登天的阶梯在他们面前展开，被喊到名字的人一个个走上去。第一个人走上去的时候，那不可名状之物展现出触手，裹住垂死的人塞进口中。

天地之间都是骨骼被咀嚼得“咯吱”作响的声音。

杨戬恐惧到几乎无法挪动脚步，他身后的姜子牙推了他一下，他才恍惚回神，扭头去看时，姜子牙做口型叫他快跑。

杨戬抓着三叉戟，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才堪堪从那个地方逃走。

他不知道能去哪里，前往镐京时，姬发已经死了。他前往武王葬身之地，却见一些奇怪的似人非人的生物正抛开地上的土往里钻去。他跟着进了地宫，更多的怪物在里穿行，更有甚者啃咬着周武王的尸体，将其吃得只剩下一具白骨。

他看得出这些怪物和那个巨大的生物出自同源，只是它们要弱得多。杨戬杀干净了地宫里的怪物，却见棺材里的尸体“咔吧咔吧”的响，好像要复活了。

“你不杀我？”姬发靠在石壁上，沉默着听他讲完了这个故事。他身上的血肉在长回来，包括一些被吃掉的器官，像一具正在急速复活的艳鬼。声带长回来后，他就开口了，声音和死前一模一样：“我现在应该也是个怪物了。”

杨戬疲倦的摇摇头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觉得周武王不该再死一次，他指了指姬发的胸膛说：“你的心脏还在，应该不是完全的怪物。”

姬发平静的点点头，死而复生一次，他的一些情绪好像也变得很淡了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你

说的那个怪物就是想要吃掉一些修习过仙法的凡人.....没记错的话我哥哥也榜上有名。那我的哥哥.....还有殷郊.....”

杨戬的脸色惨白了一瞬。

姬发扶着石壁站起来，他看上去还是如生前一般威严：“哥哥未修习过仙法，为何他会榜上有名？而我为何没有？”

杨戬有些恍惚：“伯邑考为乐圣，生来便不是凡俗。”

姬发点头：“我为天子，四海臣服，如何上不得榜？”

杨戬似乎不明白他在纠结些什么，愣愣的看着他。姬发看向自己生长得完好的手掌，冷冰冰的说：“这便可以说明，我不是他们能吃下去的人。”

姬发从陪葬品里找出来鬼侯剑，将其抱在怀里。墓室里有幽暗的长明灯，将他的轮廓照得冷硬：“祂怎会有那么大的胃口，我要去把哥哥和殷郊救出来。”

9.

两人在地宫里待了三天，等着姬发的血肉彻底长好。那些怪物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，很弱，一把刀就能杀死祂们，但源源不断的爬出来也很烦。

杨戬辟谷多年，姬发死而复生也不再感到饥饿，但心理上对于吃东西的欲望是难以抑制的。他始终抱着鬼侯剑，有些困惑的问：“生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。”

“我这些天想了许多。”杨戬道，“过去我能看见鬼神，想来看到的也未必是他们的真容，那日沾染了怪物的邪气，就能看见了。”

姬发点点头，他指着被杀了一地的怪物问：“能吃么？”

杨戬捡起一块腿骨，用法术处理干净，又从陪葬品里找来架子和陶罐，将其架起来烤。

怪物的肉不怎么好吃，但也不算难吃，两人索然无味的嚼了几口，商量着还是要把尸体处理干净。

姜子牙是这个时候爬进来的。

他早就是个彻底的凡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从那个地方逃出来，他出现在地宫的时候，浑身都是血和黑泥，比那些怪物还要不像人。

杨戬驱赶了围绕在姜子牙身边的怪物，姬发撕下一块烤肉递到他嘴边。

姜子牙昏迷了很久，醒来的时候给他们讲了更多。那些怪物是神，祂们诞生于宇宙之中，沉睡在山峦之下、海底之中，祂们需要补充智慧的种族能量，不断进化和变异的种族是祂们最迫切需要的食物。

“有些人的魂魄也已经被吃掉了。”姜子牙说，“但伯邑考没事，因为他不是祂们的信徒。祂们想将他放在梦境里继续打磨，直到伯邑考彻底信仰他们。”

三个人的脸色都很差，姬发的尤其要可怕些，姜子牙咳嗽了一声后，不自觉压低了声音：“我和殷郊说过话。”

姬发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姜子牙指着他怀里的鬼侯剑说：“他是死过两次的人，又是玄鸟降世，他比我们都先看到了，他……气运给了你，记忆给了鬼侯剑。”

姬发回忆起自己死前无休无止的血海梦境，但哪怕是最深、最可怕的梦里，也没有出现过殷郊。他原以为是自己病重不敢回忆，又或者是殷郊心存怨望不肯入梦，惊醒后常冷汗涔涔，以至于积病难愈。

“伯邑考去了神仙的梦境，但那些梦境太多了，神仙们的梦会变成一个个世界，我们未尝不是神仙梦境的产物。”姜子牙气息奄奄，他快死了，“大王怎么找？一个个的找过去，需要的何止千千万万年。更何况……”他吐出一口血，眼神涣散，最后的那点气息都随着这句话吐出去，再也回不来了，“那不是人类可以去的地方。”

姜子牙死了，姬发和杨戬合力将他放进地宫里安葬。

他们回来面对着怪物的烤肉，面面相觑。杨戩先打破了沉默：“殷郊将鬼侯剑留下来，定是不愿意人们成为祂的食物的。”

姬发垂下头，对着鬼侯剑出神，他们都没有发现封神榜背后的真相，那么殷郊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他为此都付出了什么？

姬发抬起头，坚定的看向杨戩：“封神大典的位置在哪？若是要找到那些被困梦境的人，或许还需从此入手。”

但走出地宫，外面的景象足以证明姜子牙从来不曾来过。

一具披着道士服的枯骨倚靠在枯树下，已然死去不知多久。

杨戩扑上去，一遍遍确认那的确是他的师叔。

姬发在原地沉默，荒野的上空，是乌鸦一圈圈盘旋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如何进入那些虚幻的世界了。”姬发将鬼侯剑解下来，割下一只怪物的血肉，“我们吃了怪物的肉，产生了幻觉。”

杨戩张了张嘴，他想问幻觉中听到的话，是否真的可以当做信息，但姬发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观，甚至有了奇异的逻辑：“既然我们也可以进入虚拟的世界，也可以吃下怪物的血肉，那么……为何人类不可以食用那些庞大的怪物呢？”

他眼睛里闪烁着兴奋和恨意的光：“难道只有祂们可以啖食人类的血肉么？”

杨戩上前一步，他想劝慰，但又觉有什么必要？姬发想做的事，也正是他想要一起去的。

姬发捧着剑，怪物的尸体在他的脚下，万丈霞光高悬在他的头顶。

“不仅为了哥哥和殷郊。”姬发将怪物的血肉捏在手里，指缝间流出黑色的粘稠液体，“我为人间的帝王，他们都是我的臣民。哪怕是千年万年，我也要那些怪物从我们的世界里赶出去。”

杨戩看着他，觉得姬发或许是真实的。

10.

能把伯邑考和崇应彪救回来，是一件很巧的事，彼时已经过了一千多年，史书上将那个时代称为三国。

岁大饥，人相食。

姬发和杨戩也摸索出来了一些规律，商朝信奉鬼神，但周不同，自周开始，便断了人祭，太平盛世之时他们不会轻易出现，而到了乱世，那些怪物们又会大片大片的出现在世间作恶。

而到了这年，蝗灾、干旱、瘟疫，伴随着战争一并朝着人间袭来，杨戩不由得感慨，比神仙的梦境还要可怕。

他们已经穿梭了不知多少个虚幻的世界，将许多人带了回来，也找到了一套能更快的寻觅到梦境的办法。回来的人不仅仅有商末的人，也有其他许多朝代误入神仙梦境的人，他们千百年都集合在一起，各有分工，成了一个不为人知晓的组织。

听闻有做村庄的水缸里生出腐肉，吃过的人都发了疯，描述出了另一个世界的模样。

他们赶到那里，递给疯癫之人一支笔，狂乱的线条绘制出了伯邑考。

11.

“崇应彪是顺带的。”姬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特别停顿下来，强调道，“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经历了什么，总之，我哥让我把崇应彪也带走。”

他们一起爬过了铁网，外面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。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，呼啸的风将姬发说的话吹得七零八落。

殷郊听得不很分明，他的手腕被姬发抓在手里。他想起来姬发是一个他很熟悉的人，但他不记得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。

暴风雪的声音逐渐将所有的脚步声、对话声都掩盖了起来，殷郊在其中睁不开眼睛。不知何时，姬发停下了脚步。

呼啸的风雪声中，他松开殷郊的手，奋力扑进雪地里，拨开厚重的积雪。

殷郊不明所以，跟着他一块挖出一具冰封了的人类尸体。

尸体躺在雪地里，严寒将他保存得很完整，五官和毛发都清晰可见，看得出是一个清秀的少年。他微笑着死去，脖子上插着一把青铜古剑。

姬发颤抖着手，拨开更深的雪，在少年的尸身之下，有着层层叠叠、数不尽的人类尸体。

在这片白雪下有一座由人类尸骸堆积而成的山。

“你认识他吗？”殷郊喘着气，掰过发愣的姬发，直视着他的眼睛问他。

姬发勉强克制住颤抖，反问道：“你不认识吗？”

殷郊愣了愣，低头去看那名死去的少年。他没理由认识救护所以外的人，更何况这名少年身着不知哪朝哪代的铠甲，早就死去不知多少个日月了。

他没说话，姬发闭了闭眼，抓住他的肩膀说：“他是苏全孝。这个地方.....是三千年前我们到过的冀州。”

殷郊迷茫的看着他，姬发强压下剧烈的呼吸。

这不对，画册被他们拿去分析过，里面从没出现过商代冀州的场景，又或者说，除去那个关押着所有人的救护所外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。

姬发原本以为，只要将殷家从那个救护所里拉出来，就能很快的离开这个世界了——在他救其他人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先例，只要把人从一直生活的地方带出来就好——但殷郊所处的这个世界，显然要比他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一个世界都要复杂得多。

冀州是殷郊的记忆，不是这个世界主神的。

难道说是这个世界里的主神具有窥探记忆的能力，编造出了一个用来困住殷郊的幻境吗？

他侧过头去看殷郊，后者一片茫然，对这个场景没有半分熟悉的模样。

这也不对，殷郊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可就算他有记忆，这个场景也困不住他。若是想困住殷郊，更应该是鹿台、质子旅，以及他母亲的宫室。

“殷郊……”姬发叫了一声，在殷郊回过头来的时候咬住了牙。

三千年来，为了安全的将人带回去，也为了保障自己活命，他们摸索出了一套规则，其中最重要、最不可触犯的，就是不要相信异世界里任何人说的话。无论那个人是谁。

殷郊朝他走过来，过于消瘦的面容在风雪的阻隔下状似厉鬼，姬发握住了鬼侯剑，他脑海中拼命回想着来到这里后的一切细节，试图找出来有用的信息。

“姬发！”殷郊大叫一声，直直的朝他冲撞过来，姬发来不及避开，被猛地扑倒在雪地里。

他嘴里进了一大团的雪，殷郊又狠狠推了他一把，从他腰间一把抽出鬼侯剑。

寒光霎时照亮了积雪，姬发感到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身上贴着飞了过去，他狼狈的爬起来，从剑的倒影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后，那里匍匐着一只似人非人的生物。

它的身形与一个普通人类相近，头颅也像是一名普通的男性，只是四肢无比细长，且怪异的折了起来，像一只蜘蛛那样支撑着身体，充满警惕性的看向他们。

姬发借着殷郊的手臂站起来，和后者一起与这怪异的生物对峙。

出现了，属于这个世界里的感染者。姬发将鬼侯剑从殷郊的手里再次拿过来，怪物畏惧着鬼侯剑，不敢贸然靠近，而是皱起皴裂的脸，发出狰狞而尖锐的叫声。它的嘴已经变得和人类完全不同了，像蜘蛛那样朝着左右两边张合着。

“它害怕这把剑？”

殷郊有些惊讶，姬发点点头：“这把剑杀死了太多时空中的怪物，已经是一把吸满了鬼气的剑了。”

殷郊注视着剑上的寒光，他眯了一下眼睛。姬发挥剑逼退怪物，那怪物却在一边退，一边从腰腹部生出一截新的肢体来。它在鬼侯剑的剑光下层层退败，身躯却越来越接近于一只蜘蛛。

怪物的牙齿发出令人胆寒的“咔咔”声，它节节后退，在无从退避的时候，后腿猛然发力，朝着姬发凶狠的扑过来。

殷郊的一句“小心”还未挤出喉咙，姬发抬手间已经刺穿了怪物的咽喉。

黑色的血喷涌而出，姬发的动作却比那些液体还要快，他拔剑回撤，旋身便躲开了黑血。白色的长袍半分血点子也没有沾上。

殷郊看得呆住了。

姬发将剑收回鞘，他蹲下身查看怪物的尸体。怪物虽然化作了蜘蛛，却还是保留着人类的部分特征，但头颅上的五官已经异化得无从分辨了。

姬发撩开怪物后颈的头发，见上面有一只紫色的蜘蛛纹身。

“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回到救护所了。”

殷郊按住姬发想要继续触摸纹身的手，示意他往上看去。姬发顺着他的视线，却见朦胧的大雾之中，一座宏伟的建筑若隐若现，如一只蹲伏着的庞大怪兽。

而浓雾飘散，熟悉的铁丝网出现在两人的面前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姬发闭上眼喘了口气：“我们刚才一直沿着直线往前走。”

殷郊困惑地皱起眉，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很快，脑海中的声音变得杂乱起来，救护所的形象越发狰狞，无数的鬼影盘踞在救护所的上空。他张开嘴，艰难的喘着气，眼前的一切就好像被黑雾笼罩住了，只有姬发手中的鬼侯剑发出刺眼的白光。

姬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迫使他从混沌中脱离出来。殷郊浑身冷汗，虚弱的跌坐在地，姬发抓住他的肩膀，深吸了一口气后才说：“殷郊，你还没跟我说过，救护所在你的眼里是什么？”

殷郊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他在姬发的桎梏下拼命挣扎，姬发逼不得已之下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：“殷郊！”

这声呼唤像是将他的灵魂狠狠拽住了，让他只来得及看一眼无比漆黑的深渊。

四周响起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有许多的生物在挪动腿脚，向着他们靠近，姬发不予理会，他只看着殷郊的眼睛。

殷郊的颤抖在他的安抚下逐渐平息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死死盯着不远处的救护所：“蜘蛛……人……变成……要把他们……杀干净……”

“好，你说的话，我可以违反规则来相信。”姬发站起来，鬼侯剑的光芒在殷郊的眼里更亮了。他按住殷郊的肩膀，将他的衣领仔细的拢好，让他就这样安坐在原地，“你不要让自己吹到风，你如今体弱了许多，只怕要生病。一切让我去解决。”

殷郊猛地抬头，他的记忆深处也有这样雪地中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姬发提着剑，面无惧色的朝着无数怪物走去。

13.

死去怪物的血很冷，它们让这片白色的雪地变成了黑色的。

姬发背着殷郊，踏过遍地的尸骸，再次钻回了铁丝网里。

没人在乎这个救护所里的老弱病残们是不是会逃出去，因为这个世界的主神，根本就懒于去制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。

姬发回忆着以前的经验，其实要将人从这个世界带走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唤醒他的记忆，让他意识到这里不是属于他的世界，到这时只要用鬼侯剑划开一道时空间隙，就可以把人带走了。

但殷郊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。他什么都想不起来，怪物们缠着他阴魂不散，世界中出现了殷郊本人的记忆……或许殷郊早就已经被污染、被同化了。

这个猜想让姬发不寒而栗，他见过被同化的人，那些人会不顾一切的试图将他也死死困在这个世界中。

“那些人……已经不能算作是人了。”殷郊游魂一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姬发回过头，殷郊没有看他，前者的视线始终落在不时出现的人类身上，好像对一切都漠不关心。姬发抓紧了他的手腕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将殷郊带回去。

“很奇怪。”在姬发的注视下，殷郊皱着眉说，“自从你来了这里后，我虽然还是可以看见怪物，但我不会进入那个世界了。”

救护所比他们离开前安静了很多，墙壁上投射出巨大的蜘蛛的影子，走得近了，才看见一只异化完全的大蜘蛛，正趴在一只有着更多人类特征的蜘蛛身上啃食。

一整个救护所，处处都能听见咀嚼血肉的声音。

姬发拿着鬼侯剑，一路将殷郊牢牢护在身旁，一前一后的走进救护所最中心的学校里。

在救护所建成的最初，这里也有过残存的人文关怀，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学校、医院，以及图书馆，甚至在学校内，还有一座小小的礼堂可做礼拜。

姬发想要知道关于这个世界更多的信息，图书馆却不是首选。那里的书太多了，他不放心让殷郊独自前往查找——尽管对方再三表示自己从未在于怪物的对决中落入下风。

他首先选择了礼堂。

怪物的尸身上都有一个相似的蜘蛛纹身，图案不像是普通的纹身，反而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。

礼堂内点着无数蜡烛，将这里烘烤得很暖和，也格外明亮。礼堂是不允许随便出入的，除了每周一，而救护所里所有的蜡烛，也都被摆放在了这里。

姬发从窗户爬进去，殷郊蹲在窗外给他放哨。

礼堂并不大，只能容纳几十个人，但看上去和普通的礼堂也没什么不同。神像和钢琴都比残破且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但长椅和祭台却很干净，仿佛常常有人打扫。

一个身形消瘦的女孩正跪在祭台前，额头触着地面，虔诚的诉说着什么。

姬发从角落里悄悄溜过去，他的脚步没有半点声息，女孩却头也不回，开口的声音嘶哑到难以辨别性别的地步：“这里没什么可看的，只有这个祭台。”

姬发吃了一惊，他走到女孩身后，发现她正是和殷郊住在同一个房间的盲女。女孩破布一样的灰色连衣裙只能堪堪蔽体，裸露的手臂上有一个紫色的蜘蛛纹身。

姬发登时警觉起来，盲女自顾自的摸索着站起身，朝他勾了勾嘴角。姬发这时才注意到，她的眼睛完全的凹陷了下去，眼眶周围都是交错的疤痕，黑洞洞的眼眶则尤为可怖。

那双眼睛竟是外力致使其瞎掉的。

随着姬发的动作，盲女将头转向他。姬发一言不发，盲女平和的笑了笑：“你没去图书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”

“我足够强，再去图书馆找出资料也不过是浪费时间。而且我走过太多个像这样的世界了，我有很多办法强行破开这个世界。”姬发在她身旁坐下，他确认了盲女没有伤害到他的能力。

盲女低下头，似乎认为他的这句话格外滑稽，嘴角止不住的翘起来：“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太傲慢了。”

姬发不置可否，她接着道：“如果你想离开的话，可以搬开祭台，往那下面走。”

姬发并不打算按照她说的话去做，他冷漠的站起身，在礼堂内四处查看。他不接话，盲女便沉默下去。

他没在礼堂内找到有用的线索，在一转头，盲女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

这一下姬发完全没有察觉，盲女真如鬼魂飘到他身后的一般。盲女空洞的眼眶里像是藏着什么蠢蠢欲动的东西，姬发乍一回头，冷汗霎时就冒了出来。他想说点什么，却听窗边“哐当”一声巨响，殷郊从窗口翻进来，指着天花板道：“快，把蜡烛全灭了！”

盲女默默退后一步，歪过头，那双漆黑的眼眶就好像能视物般死死盯着两人。殷郊冷眼看着她，两人之间仿佛在沉默着对抗。

姬发上前一步，拖下外衣一甩，就熄灭了一大片的蜡烛。随着灯光彻底熄灭，殷郊示意姬发往上看去。

上面全是闪烁的紫色光芒，细看之下却见那些光点在不断移动。

盲女在黑暗中行动如常：“眼睛是最重要的器官，记得保护好眼睛。”

姬发没听到盲女离开的动静，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有些痒，像是什么东西在爬。他一把将那东西捏在手里，像是什么节肢动物，那东西还在挣扎，被他一下捏碎了，一点冰凉的液体在他手指上化开。

“快跑。”殷郊说。

姬发跟着他跑起来，更多的小东西掉在了他身上，有的飞快的爬向他的眼睛，都被他用袖子扫开。无数节肢动物爬行的声音汇聚得越来越大，但它们的目标似乎不是房间内的两人，而是朝着祭台爬去。

两人翻出窗台，姬发低头一看，手上被捏碎的是一只紫色的蜘蛛。

姬发深吸一口气，心想，还真是无处不在的紫色蜘蛛。

殷郊盯着他手里的蜘蛛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关于蜘蛛的崇拜？”

过去三千年，姬发有时候会发现，那些远在各个梦境中的神仙，也曾登临过地球，而祂们在地球上留下过许多痕迹。有的会留下自身的眷属，有的则留下成群的邪教徒。

他的确在一个落后的小国家里，听说过一种关于紫色蜘蛛的崇拜。

殷郊牵过他的手，在他的掌心写下：蜘蛛之神。

“祂在地底永不停歇的编织着蛛网，连接现实与梦境，当祂的蛛网编织结束的时候，梦境中的怪物们会涌入现实，世界末日就此到来。”殷郊低垂着眼，“据说祂就在这座救护所的下面。救护所里很多人是祂的信徒，他们会将紫色蜘蛛放进人的眼睛里，说这样就可以瞻仰神迹。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我作为一次祭品，被扔进祭台下的黑洞后，就能看见另一个世界了。”

“他们让你做祭品？”姬发反握住殷郊的手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个世界属于神仙的梦境，是虚假的，但在此刻的殷郊看来，哪一个世界更加真实？“你还继续待在救护所，不害怕么？”

殷郊淡然的看他一眼：“我是自愿的。”

“为……”

“因为我也想看看神迹是什么样的。”

殷郊说那句话的时候很温和，他微笑着说：“但除了我，其他的祭品都死了。而那之后，我不再允许这个救护所里有任何的祭祀行为，我也会杀死看见的怪物——他们没有能力拦住我。”

姬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从脊髓里钻出来，殷郊在他的眼前，但让他感到陌生。他有点想追问梦境和现实的那个问题，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他不由自主的将殷郊再次护到身后。

冲过来的是侏儒中的老三，他尖叫着在前狂奔，身后有个人形的怪物在追逐他。他在拐角处摔了一跤，哀嚎得更加凄厉，四肢并用的向着姬发滚过来。

他瑟瑟发抖的抓住姬发的衣摆，拐角处很快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大蜘蛛，比外面遇到的异变得更加彻底，除了头脸上的血肉外，它甚至长出了浓密的黑色毛发。

蜘蛛咆哮着朝老三扑过来，被姬发一剑贯穿。

黑色的血浇了老三满身，他扑到蜘蛛的尸体上嚎啕大哭，姬发把他拎起来，他的嘴唇还在哆嗦着：“先生，有鬼！人变成蜘蛛了啊！”

“谁，救护所里的人吗？”

老三掰着手指开始数：“我大哥、二哥，还有弟弟，在前天雪崩后就都开始变异了，我躲在柜子里，没被蜘蛛发现。”

“蜘蛛？”

“一些看上去很小，但数量非常多的蜘蛛。”老三说，“这里的人大多数都变成蜘蛛了，我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，但我太饿了，一出门，就被二哥发现了。”

姬发发现那只变异的蜘蛛身形确实小了很多，大概真的是那几个侏儒变的。

14.

老三不肯离开他们一步，姬发没办法，只好把老三也带上。

“我现在的想法是——”姬发眯起眼笑着看向老三，吓得后者跳了起来，“咱们没法轻易进入礼堂，现在假装信徒也不现实了，不如……我们去作为祭品吧？”

他给老三找了点吃的，并在很快的时间里将整个救护所全部游览了一遍。现在住宿区已经完全被占领了，有些人类躲在学校里，更多的信徒则聚集在有高墙和防护罩的墓地。

曾经救护所的人很多，信仰邪教的只是一小部分人，他们的信仰实在过于扯淡，没几个人愿意去跟着他们信仰一下，甚至在发现他们改造礼堂、绑架普通人当祭品后，将他们感到了墓地。为了避免被人打扰——也为了防止他们终日祈祷的声音打扰到住宿区，给他们准备的隔音防护罩正好能阻隔蜘蛛。

现在，他们用喇叭宣称自己是被神庇护的人，神之所以降下惩罚，是需要更优质的祭品。

有不少人信仰动摇了，试图也去相信一下这个扯淡的邪教。

现在那群邪教徒们扛着防护罩四处移动，就为了抓住几个祭品。

老三畏惧的看了眼殷郊，还是选择躲在他背后发抖。殷郊低着头吃肉干，没搭理他。老三被姬发很轻松的拎了出来：“不需要你做祭品，你去投奔邪教，告诉他们这里有两个很好的祭品就行。”

老三畏畏缩缩的不敢动身，姬发和他讲道理，讲他们不会留在救护所，而现下要是想在救护所活下去，投奔邪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当然，如果真想好好的活下去，在那之后找机会逃去学校。

姬发和他说了许多，有些话殷郊没听清，他只觉得姬发言辞和善，条理清晰，却也叫人不敢轻易拒绝，他替老三规划好了去邪教时如何说，又在那些人来抓他们的时候如何乘虚逃走。有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，千军万马之前，昏暗天色之下，点将台上白色披风猎猎作响。

老三被说动了，带上了剩下的肉干，作为他投奔的诚心。

姬发坐到他身边，解下腰间的鬼侯剑擦拭。剑光不慎晃到了殷郊的眼睛，他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听到一声撕裂了声带的怒吼，以及顷刻间天地颠倒的视线。鬼侯剑悬在他的眼前，从剑尖上滑下属于他的血。

痛意从脖子上袭来，他痛得弓着身子栽倒在地，捂着脖子发出不像人的哀鸣。

姬发被吓坏了，他将滚在地上的殷郊抱在怀里，对他的痛苦感到手足无措，他将手掌放在殷郊的脖子上，冰凉的手指让殷郊的疼痛缓和了一点。

殷郊困惑的睁开眼睛，说：“我好像看见了鬼侯剑，在.....一个什么刑场上。”

姬发一下子浑身紧绷，他坚定的说：“已经过去了，这把剑再也不能伤你第二次。”

15.

邪教徒们来的时候乌乌泱泱，被他们顶在头上的防护罩像一张框住了所有人类的大网。

姬发捏了捏殷郊的手指，转过头来冲他安心的笑，鬼侯剑也被塞进了殷郊的手里。那些人抓着姬发，口中嚷嚷着一些颠三倒四的话，要用绳子将他绑起来。

殷郊上前一步，他的脸色沉了下去。那些人看上去有些畏惧殷郊，居然真让他靠近姬发，并和他紧紧挨在一起。

他们被簇拥在人群里，推开礼堂的大门和祭台，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

一个将自己全身缠满了黑布的人站在黑洞前，他张开手臂，向着脚边的深渊祈祷：“隐藏在地底的、伟大的阿特拉克，我们为打搅到您永不停歇的工作感到歉意，为此，我们为您献上祭品。”

他看向殷郊和姬发，声音更加沉闷，如同从四面八方传达而来：“接受咒缚吧，你们将进入地底的深渊，到达腹地深处的蜘蛛洞穴，在洞穴的后面，那里是自远古时期就居于此地的神明的住所。哪怕血肉破碎、肢体残缺，你们也必须到达神明的面前，告诉祂，‘我们是巫师的血祭’。”

姬发发现自己好像一瞬间无法开口说话，身上好像被上了一层枷锁，一种从内心深处传达出来的、充满压迫的恐惧感促使着他抬起脚，僵硬的朝着深渊走去。

殷郊走在他的身边，在即将掉入深渊的前一刻，他学着姬发的样子捏了一下后者的手指。

心头枷锁般的恐惧感顿时如潮水般褪去，他们相互拥抱着跌入深渊，失重感让殷郊紧紧将他的腰抱住，另一只手抽出鬼侯剑，狠狠插进石壁里，用以减缓下坠的速度。

黑暗中，姬发没有半点恐惧：“你想起来什么了吗？”

殷郊的声音缥缈得几乎让人听不清楚：“殷商.....我想起来了冀州之战，还有关于殷商的一切。”

姬发没来得及再问出什么，他们摔倒了地面上。

这里有一层厚重的泥土，摔下去的时候并不会让人太疼。两人相互搀扶着爬起来，眼前是一个幽暗的洞穴，一些闪烁着荧光的节肢动物在墙壁上爬向，给了这个空间一点勉强视物的光源。

地上有一些干枯的骸骨，有的像是人类，有的则像是人类认知以外的生物，他们的头颅不约而同的朝着同一个方向。

“我们朝那边走。”姬发说，“主神的崩塌意味着世界的崩塌，只要让打败主神，我们自然就能回去了。”

“回到我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吗？”

殷郊的神色有些古怪，姬发试图安抚他，但很快，那些神色就消失了。

两人沿着尸骸指出的方向前进，越往前走，越能闻到浓重的臭味中夹杂的血腥味，而地上的骸骨身上人类的特征也越来越少。

数不尽的阶梯过后，一只巨大的、泛着白光的骨头出现在台阶的尽头。

沿着台阶走上去，再一转身，庞大到无可估量的神像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

那是一只白森森的巨大蜘蛛，人类在祂的面前就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仰起头也无法看到神像的全貌。祂向下低垂的脸形似人脸，却又生满了闪烁的眼睛，每一条腿上长着灵活的人手，但那些手指却无尽的多，凡人的眼睛根本无法将数量分辨出来。

祂的身后，更多的手向着四面八方延伸，晃动着编制一张巨大的蛛网。

那中充满了压迫感的恐惧再次控制住了姬发，这是直视神明的代价，刻骨入髓的寒冷和敲打着神经的恐惧让他动弹不得，他微微张开嘴，头就像生锈般一顿一顿的转向殷郊，后者漠然的看着他，眼里是全然陌生的冰冷和厌恶。

恐惧在身体里顺着血液蔓延至全身，姬发扣着喉咙，张大了嘴试图与那强大的咒缚抗衡，直到他拼命抵抗后，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声音：“我是巫师的血祭，来到这里献给蜘蛛之神——”

他咬破了舌头，还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念出了那个足以让他颤抖的名字：“.....殷郊。”

16.

地洞里响起了像指甲刮擦黑板般让人难受的嘻嘻笑声，那声音纤细尖锐，宛如毒蜂刺骨，放肆的用笑声嘲笑他。

神像的一只手朝着姬发压下来，姬发死死盯着殷郊，后者不看他，低头将鬼侯剑拔出来。

他将鬼侯剑举在眼前仔细打量，剑里的红光从他和剑柄接触的手掌里向着他身体里涌，他的容貌和身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，不再憔悴枯槁，而是和过去一样的容光照人。

鬼侯剑里的红光不再涌动，殷郊将剑抵在姬发的胸膛上，后者被神像的手掌牢牢攥住，动弹不得。

“我就是主神。”殷郊仰起头，直视着姬发的眼睛说，“自从我被当做祭品扔下来后，主神的意识就被我驱逐得越来越少，现在，我比祂更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神。”

“所以.....我看到的一切都是你意识的投影？是你把我引到这里？”

殷郊点头：“我要杀掉所有的怪物，不然整个救护所的人都会死。但阿特拉克太强了，在祂的污染下，我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，只记得要杀死怪物。”他有些遗憾的说，“姬发，如果你没有带我离开救护所的话，我就能即使除掉被感染的人，这里不会变成炼狱。你不该来。”

姬发感到大脑像是被一柄重锤敲过，不断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，嘴里满是铁锈的味道：“你以为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.....”

殷郊顿了顿，他伸出手，指尖碰了一下姬发的脸：“你怎么能确保哪一个世界是真实，哪一个世界又是虚幻呢？”

鬼侯剑被抬起来，对准了他的脖子。姬发苦笑一声，其实并没有对于死亡的畏惧，三千年时光悠悠而过，死而复生的白骨也就只有寻回殷郊这一个执念。

“我看着你死了两次，两次都在我眼前，可我没有能力救下你。”姬发神情释然，他在这一刻感到解脱，“如果能死在你的手里，也算死而无憾了。”

“抱歉。”殷郊说，“我没有太多关于你的记忆了，可这个世界里的人对我来说是真实的，我怎么能看着他们毁灭。”

姬发闭上眼，鬼侯剑的寒气离他越来越近，他听到了一声惊惶的尖叫。

姬发忙睁开眼，殷郊也回过头去，盲女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那张扭曲的脸上满是惊恐：“殷郊，别做后悔的事。”

殷郊不置可否，他冷淡的眼睛甚至没有再转回姬发的身上。在盲女上前一步的同时，将鬼侯剑一把刺进了姬发的喉咙。

血色瞬间充盈了姬发的视线，他最后抬眼，盲女疯了般扑上来。

17.

姬发感到有什么东西正拖着他的脚前行，后脑不时磕在石子上，疼得他惨叫一声，又晕了过去。

他的意识沉沉浮浮，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了睁开眼睛的力气。

盲女就坐在一旁，听到动静后凑了过来。

“我.....”

盲女戳了一下他的脖子，把他痛得叫了一声。

“很疼吗？”

不算疼，只不过盲女的指甲有些太尖了。姬发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，那里的血肉已经长好了，连一点疤痕都摸不出来，盲女道：“你也不是凡人了吧，我看见你的肉在飞快生长。”

“是，我是不死之身。”

盲女了然的点头：“我听你那么和殷郊说话，还以为你死定了。”

其实还是有办法杀死他的，只要用鬼侯剑将他的心脏剖出来，又或者是将他切成无数个小块，断掉他重新生长的可能。但这些弱点没必要告诉盲女。

“殷郊呢？”

“他回去上面了。”盲女往上指了指，“他说要回去解决被感染的人类，不用担心他，他不会有事。”

有很多情绪堆积在姬发的心头，愤怒、哀怨、焦躁，以及一些他也说不清的情绪，将他死而复生的心脏狠狠揉碎又拼凑。他闭着眼缓了口气，才问道：“你也不是普通人吧？”

盲女点头说：“我是苏妲己。”

姬发猛地将眼睛睁开了。

女孩脸上有着太多的伤疤，两只眼眶可怕的凹陷了下去，完全看不出曾经那个漂亮的小姑娘的模样。

苏妲己低着头说：“我身上也有一部分污染，所以我可以一直活着，也不怕那些虫子。冀州城也是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杀了我父亲和兄长。”

“哦……”姬发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“你是那个……苏全孝的妹妹。”

她是苏全孝的小妹妹，轩辕坟外自尽的小姑娘，不是那个狐妖附身的苏妲己。

“嗯。”苏妲己小声道，“最初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有记忆，殷郊跟我说了很多后来的事，也说了二哥在质子旅的事。一开始是恨的，后来就不恨了。”她的神情怅然，“他说他一定要回到原本的世界里去，也说要把我带走。为了找到回去的路，他自告奋勇的当了祭品，回来后就变得不一样了。”

姬发攥着拳听她讲，苏妲己叹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显而易见的是他被污染过了，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在于他没有失去自己的意识，只是记忆都不在了。我为了救他，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也差点被污染。”她指着眼睛说，“那些紫色蜘蛛会爬进眼睛里，我不想被污染，就把自己的眼珠扣掉了。可每当他想起一些，记忆又会很快被神的意识污染，我在这里过了几千年，而他的感知却永远只有几十年。”

“我发现，他的意识返过去污染了主神，他成了比主神更可怕的存在。不过他在救护所里……从来没有伤害过真正的人类，被他杀死的那些人，都被已经被污染，不久后就会异化的怪物。”

“但我最大的成就在于——”苏姐己指着他的身后说，“我发现了离开这个世界的路，只要走上那些蛛丝，你就可以从这个世界离开了。”

“或许那些蛛丝是殷郊自己编织出来的回去的路。”苏姐己苦笑道，“我本来想把他打晕了直接带走的，但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没办法回去了，我也就跟着他留下来，甚至他还被主神的意识影响，过去一直认为我是阻碍他的人。现在他记忆回来一点了，他让你走，他选择留下来。”

姬发呆愣在原地，他被这些信息冲刷得一时难以承受。他不敢置信的看向自己的掌心，感到心头痛不欲生。

很痛，比三千年前刚从棺材中出来时，血肉生长时还要痛。

“可我本来就是为了带他回家，才支撑了三千年的。”姬发颤抖着，将脸颊埋进手掌里，泪水顺着指缝大颗大颗的滴落下来，“我不生不死，不人不鬼的走了三千年，如果还要我看着他离开我，我这一生，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苏姐己看着他哭，在旁品味这其中泪水的分量，她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：“哦！你喜欢殷郊！”

她看上去有些兴奋，姬发默默无语了一阵，回答她：“嗯。”

“我能理解你，喜欢上殷郊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。殷郊跟我说过你们相处的很多细节，但他把我当成小姑娘，说得半点也不详细。”苏姐己羞怯的笑了起来，“不过我想他是喜欢你的。”

姬发跟着她点头：“这是当然。”

“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”苏姐己好奇的问，“你准备自己回去吗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？”姬发微微笑起来，“殷郊比所有人发现真相的时候都要早，他本来是可以像杨戩一样逃走的，但是他把自己的气运都封进了鬼侯剑。而他明明知道，我是一定要让他陪葬的。”

周武王就像三千年前在自己的墓穴中一样，逐渐的坚定信念：“我不信他真的不想回去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哪个世界真实，哪个世界虚假又有什么要紧？我们曾经实实在在的在那个世界里相遇相交。他觉得这里的人也应该活下去，那么我就帮助他，然后带他回家。”

他不是无能为力的王家侍卫姬发，也不是迫不得已放弃殷郊的周武王姬发，他死而复生，是游走在世间的幽灵，现在他只是姬发，殷郊的姬发。

18.

有没有神呢？

天空之外、地球之外，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呢？

殷郊端起一支蜡烛，“呼”的一下吹灭了它。

他身边是无数的紫色蜘蛛，随着蜡烛的熄灭，它们潮水一般扑向每一个异化的怪物，将她们啃食得成一具具白骨。

邪教徒们再次被逼到墓地将自己关起来。

殷郊叹了口气，他站在广场上，整个世界天翻地覆，随着他逐渐回归的记忆而发生改变。钢铁铸造的教学楼与广场，逐渐化作由木头与石料铸造而成的殷商王宫。

大地发出不堪重负的撕裂声，殷郊看见了摘星楼、鹿台，以及停着母亲尸首的庭院。

三千年的垂死挣扎，无数次生生剖开血肉，让内脏自肚腹流淌而出，也是无数次持刀挥舞，砍向不可战胜的神明。这个世界终于完全交由他来掌控了。

他能听到墓地里邪教徒们的祈祷，然而那声音对于他来说太过微弱，他听不见凡人絮絮叨叨的祷告声。

他虽立于原地，却感觉自己的意识无限的大，大到囊括了这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而更多世界里的猛兽苏醒、鸟雀惊飞，都能被一清二楚的感知。吐息之间，就可造就一座山川。

风将他的衣袍吹起来，以金线绘制的凤凰恍若振翅而飞。

这是姬发的衣袍。

殷郊低头看着袖子上的凤凰，他记得这件衣裳，离开西岐的前夕，他受邀前往周王的宫室，周武王身着红色长袍，上绣金色凤凰纹饰，朝着他款步走来。

一层层的纱幔被风吹开，环佩叮当作响，周武王行至身前，无限眷恋的眼神落在他身上。然后武王拱手，行的是君臣的礼。

殷郊没来由的想，姬发固执的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执臣节，但过去他们在朝歌，姬发从不用对他行礼。

他在那一天看清了世界的真相，神智已近癫狂，却在走入武王的宫室时瞬间清明。他看见被放在武王卧房的鬼侯剑，武王将剑取来，说物归原主。

殷郊抚摸着剑身，他的记忆与气运都在这个时候被放置去了他想放的地方。姬发惊讶的看向他，殷郊抬眼，笑着问：“我有了许多法宝，不再需要这把剑了。姬发，你将来会如何处置它？”

姬发的眼中明明白白的写着留恋，他道：“我原想与你生同衾死同穴，可你却要做神仙。”

世界的真相是无法被一个凡人所承受的，那足以使人陷入绝望和癫狂。殷郊没有提，他握住了姬发的手，后者平缓而坚定的说：“这把剑是属于你的，若是我有一日去了，便让它给我做陪葬吧。”

殷郊用不属于凡世的眼睛看他，锦衣华服下包裹的不再是曾经朝歌的少年。姬发会不顾一切的跟着他走，周武王会尊重他的决定。

他凑上前去，向周武王讨要一个吻。

来人报，有紧急军情需面呈大王。

于是吻没有落下来，殷郊在周武王的身前转身离去，白衣消散在层层纱幔之中。

19.

地洞要往上走，其实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。

姬发的绝世外挂鬼侯剑被殷郊带走了，他只好跟在苏妲己身后，摸着黑往外走。

他们没来得及走上太久，墙壁上幽紫色的光点就动了起来，虫子爬行的声音汇聚成浪潮，“簌簌”的响。

紫色蜘蛛们对他没有半点兴趣，而是飞快的绕过他和苏妲己，朝着洞外爬去。

两人对视一眼，加快了脚步。

洞外已经不再是白雪覆盖的救护所，而是千年之前极尽奢靡的商王宫，潺潺流水声中，一群梅花鹿抬起它们纯洁的眼睛，在看了眼来者后，惊叫着跳跃离去。

王宫外，祭天台以不可忽视的存在感拔地而起，报时的钟声低沉雄浑的在上空回旋。

那钟声如飞鸟般盘旋不去，逐渐变得尖锐纤细，又像愤怒的嘶吼。黑云层层压下来，闪电在云间穿梭，越发凶狠的风将粗大的树木拦腰斩断。

“在那里！”苏妲己叫起来。

姬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殷郊背着手站在摘星阁的屋檐，长发与长袍在狂风中飞舞。

姬发死死咬住牙齿，这一幕恍如噩梦重现，当年诛仙阵中，殷郊也是如此刻一般穿着血染的长袍，那双清醒而绝望的眼睛看过来，请求他杀死自己。

姬发克制不住的上前一步，苏妲己在他身后抓住他的胳膊。姬发浑身一震，恍恍惚惚的才想起来，这不是三千年前，殷郊身上所披着的，也不是由自己的血染红的长袍。

殷郊衣摆上的金色凤凰让他勉强振奋。

苏妲己抓着他的胳膊，冲他摇头道：“主神居然还能有这么强大的控制力，只怕降临之后会更加可怕。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太多了.....祂不满殷郊如此作为，祂要做最后的挣扎。”女孩脸上是解脱和向往的微笑，“殷郊的力量不一定能抗衡主神，你带我.....去祭天台，我爱着他，是他的信徒，可以做他最完美的祭品。”

三千年，她与殷郊一样的同主神殊死搏斗了数次，信仰破裂又重生，她期待着献祭自身的这天。

“不。”姬发按住她的手，风太大了，两人的声音都变得缥缈，姬发贴近了苏妲己的耳廓，让她想起多少年前二哥那被她一遍遍看过的家书，“你去住宿区，那里还有很多活着的人，我的能力不足以把他们全部找到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用温柔的眼睛看向远处的殷郊，“我去做他的祭品。”

他们在地道里商讨，苏妲己将殷郊的所有计划和盘托出，他要建造一个法阵来杀死主神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正常。殷郊想让他们两个人都离开，但两个人谁都不想走。

女孩的神情变得难以置信，姬发轻轻推了她一把：“我是殷商王家侍卫姬发，他是我的殿下，我从三千年前起就信仰他。”没人可以伤害殷郊，如果有，那么应该先从侍卫的尸骨上踏过去。

他转身朝着祭天台跑去，朝苏妲己挥手：“把人带出来，我们回家！”他越跑越快，即将跑出视线尽头的时候猛然回头挥手，“一起回家！”

三千年前的诛仙阵，殷郊作为阵眼，被姬发一剑射瞎左眼破阵。而后殷郊带伤斩杀纣王，在姬发赶来前替父自焚于祭天台。

那一日的惊天动地，不比今日更叫人恐惧。

姬发未曾登上过完工的祭天台，他站在台上时，才发觉这座高台的宏伟，可将整个朝歌一览无余。殷郊在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的位置，红衣簇拥中，他抬头望着他。

姬发冲他笑了笑。

大地震动起来，姬发扶住围栏才勉强保持住平衡，而在地平线上，一只巨大的、生满浓密黑毛的手冲破冰层，狠狠的拍在地面，引起越发凶猛的地震。

主神降世，祂愤怒于卑微的凡人竟也敢撺掇祂的位置、打搅祂的工作。

那毁天灭地的能量与主神庞大的身躯，让人只一眼，就丧魂落魄。

姬发扯下衣服上的布条，将眼睛蒙了起来。主神不可直视，这是规则之一。

他感到一阵莫名的能量将整个祭天台包裹住了，使这里不再受地震的影响，变得平稳起来。他笑了一下，低声说殷郊。

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能感受到殷郊的能量和主神的嘶吼。

“不要看。”殷郊说，“想象你有一把弓，然后将它拉开。”

姬发做出拉弓的姿势，他真的感到自己摸到了一把弓，弓弦勒在他的手指上。

“然后想象你有箭。”

姬发摸到腰间该放箭篓的位置，真的让他摸到了几支箭。他把箭取出来，搭在弓弦上，“嗖”一声，箭矢裹挟着雷霆般的力量，朝着远处飞去，主神发出了愤怒的吼叫。

姬发又取出来第二支箭。

殷郊没问我为什么留下来，也没问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姬发这么想着，又觉得有些高兴，殷郊了解他，他们之间的默契无需多言。又或许他留下来，才真的在殷郊的意料之中。

姬发蒙着眼射箭，每一次松弦过后，都能听到主神的痛呼。

但主神的气息还是越来越近。

姬发叹了口气，他不再想象弓箭，而是幻想出了一把小刀，用以割开手掌，让血滴落在祭天台中心的法阵上。他就是祭天台的监工，他了解这里的一切设计与布置。

这一次他来献祭，他来做阵眼。

20.

苏姐已带着残存的十几个幸存者，钻进地道里蹲着，嘱咐他们没事不要出来，这个地方一定安全，尘埃落定后就能踏上去往另一个美好世界的路了。

“姐姐。”有个小姑娘说，“发生了呢？”

这十几人不是邪教徒，他们躲在住宿区的一个小房间里，靠着一点点的存粮，艰难的度过了这几日。

这些人里有男有女，互相帮扶着活到了现在。

苏姐已想了想，还是将这个世界的真相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了他们。十几人都听得呆住了，小女孩缩在一个女人的怀里，胆怯的问：“为什么要祭祀？”

“殷郊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他需要有人帮助他。”

“可是.....”另一个人说，“我看到祭天台了，真的很高又很大，难道只要一个人的血就够用了吗？”

苏姐已安抚他：“我也会去的。”

“姑娘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”一个老妇人站起来说，“这也是我生活过的家啊，哪怕不离开又怎么样呢。”

老三站起来，壮着胆子说：“我不用去往另一个世界，我想留下来。”

苏姐已愣愣的看向他们：“可是.....这个世界不一定是真实的呀？”

老妇人像母亲那样摸着她的头发说：“我记得我的过去，我知道我出生在这里，我爱过一个人，后来亲手埋葬了他，我如此真实的走过了一生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个世界是真实的。”

另一个男人附和着说：“我的孩子夭折，后来妻子也因病去世，我感受过每一种情绪，我来过、走过，也爱过，我如此真实。”

另一个女人也站起来说：“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时的梦，也记得母亲手掌的温度，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是真实的，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是真实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守护我真实的家呢？”

陆陆续续又更多的人站起来，他们摊开手掌，上面有着相似却又迥异的纹路，每一个人都无比的清晰和真实。

老妇人步履蹒跚，过去她常常需要人帮助才能吃上食物，救护所很难得一见的人性光辉总能在她身边找到。她被人搀扶着，坚定的说：“让我们去吧，孩子，如果你们想回家的话。”

“让我想想.....”

原来这些就是殷郊想要守护的人。苏姐已眨着眼睛，她看着这群用平静的眼望着她的人，“我们有了这么多人，或许能换一种方式。”

姬发感到了眩晕，鲜血混合着所有的力气一块流失掉了，他靠着围栏坐下来，迷迷糊糊间感到有人在他身前蹲下了。

他想把眼睛上的破布摘下来，被人按住了手指，于是他不动了。殷郊的手指很暖和，是冰天雪地里唯一的温暖。

他对此无比贪恋，若是死在此刻，他也心满意足。

“主神死了吗？”

殷郊顿了一下，说没有。

姬发叹了口气，心想的确，哪能这么容易就死了。他抓住殷郊的手腕，使了个巧劲将他拉扯到自己的怀里，温暖的血肉之躯让他感到无比的真实，他贴着殷郊的脖子，听里头血管跳动的声音。

“如果杀不了祂，你会选择和祂同归于尽吗？”

殷郊说嗯。

姬发将他抱得更紧了，他难过的想，可是我还没找到你的母亲，也没找到我的父亲。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，说不定能赶上中秋节，和哥哥还有那个讨厌的崇应彪一块吃月饼。五仁的不好吃，豆沙的好吃，崇应彪没有品味，只会吃五仁的。

但他更难过的是，自己要是没跟着殷郊一块死去呢？独活的分量太重，他承受不住第三次。

祭天台发出了震动声，石块和木头的粉尘一块簌簌的往下落。姬发被砸得灰头土脸，他猛地一扑，把殷郊护在身下。

“姬发。”殷郊无奈的拍了拍他的后背，“我也是主神，没有脆弱到这个地步。”

姬发没管，他摸索着抓住殷郊的衣领，亲吻上他渴望已久的柔软唇瓣。殷郊任由他将这个吻延长到呼吸不畅的地步，而后姬发支起身体，忍不住轻笑一声：“你是主神，那么我可以直视你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殷郊轻声道，“凡人直视神明，会堕入无尽的深渊。”

“可我早就在深渊里了。”他说，“殷郊，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吗？”

在过去的很多年里，虽然殷郊是他们之中更加倔强的那一个，但姬发也有他的固执，他需要答案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会追问。

殷郊不觉得头疼，他觉得意料之中：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他想了想，才接着说，“但你也告诉我的，需要爱的是具体的人，不是抽象的人。”

“殿下，我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人。”姬发指出，“但你不仅不肯垂怜我，甚至还要把我赶走。”

姬发听到了殷郊闷闷的笑声，他晕晕乎乎的大脑很发散的思考，上一次听到殷郊的笑声，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呢？他未曾想过那是最后一次。

地动山摇，古神的脚步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姬发解开布条，殷郊绮丽俊美的容貌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令人目眩神迷，神智要被吸入那双纯澈的眼睛里。

殷郊从他手里拿过布条盖住自己的眼睛，姬发没看够，想把布条扯下来。殷郊拍了一下他的手指，将布条在脑后打上结：“我的眼睛不局限于肉体之上，哪怕是被蒙住双眼，照样可以看见。”他转向姬发，露出一个得意的笑，“苏妲己也是。”

姬发轻轻“嘶”了一声。殷郊盖住他的眼睛，一团红光从殷郊的掌心钻出来，又轻柔的化进姬发的眼睛里。

“先不要看，等一会儿再睁眼。”

古神的脚步声消失了，万籁俱寂，仿佛时间也跟着近在咫尺的古神一起驻足。

“好了。”殷郊挪开手掌，两人一起朝着祭天台外看去。

看不到任何景色与天光，一切视线都被那巨大的、不可名状的古神躯体所笼罩，狂乱而绝望的人类惨叫声连绵不绝，他们在目睹神迹的一瞬间陷入了癫狂与混乱。

两人相互搀扶着站起身，在充满压迫感的恐惧之下，姬发仍仰起头看向古神，祂与地下的神像相似，却又残缺不全。他看向面无表情的殷郊，那是方才被他们所伤。

古神的身躯动了，祂缓缓弯腰，直到冰冷的眼睛落在祭天台外，死死锁定台中的两人。

殷郊大喝一声，如猛兽将行，他抽出鬼侯剑，迎着狂风冲向古神。姬发忙闭眼想象手中弓箭，再一睁眼，手中就握住了一把腾起熊熊大火的弓。

殷郊跃起，砍向古神伸出的巨手。鬼侯剑发出耀眼的金色电光，裹挟着万顷雷电朝着古神劈砍而去。一只手臂在雷鸣声中被砍断，殷郊落在古神的肩背上。

古神和殷郊都晃动得实在是太过厉害，姬发难以瞄准，他拉着弓箭，咬牙对准了古神的眼睛，迟迟无法松开弓弦。

殷郊与数十只枯骨缠斗，而他身后，一只抓着尖锐树枝的手正悄然举起，只半秒就能将他生生刺穿。

电光火石之间，姬发松弦，箭矢带着熊熊大火，化成一只凤凰直刺入古神的眼睛。

古神发出一声震天彻底的怒吼，殷郊乘机砍断面前的手臂，跃至古神的头颅，鬼侯剑直直刺入另一只完好的眼睛。

“啪”一声，抽剑的同时古神的眼珠从眼眶里滚落出来，一路滚到姬发的脚底。姬发一愣，殷郊大吼一声：“快跑！”

但是来不及了，眼珠发出耀眼白光，爆炸在姬发面前。

姬发感到自己被强大的气流掀翻出去，剧痛瞬间席卷了每一根神经，比灰尘还要细小的物

质钻入血管，在身体的深处引发肉眼不可见的爆炸，更多则侵入大脑，发出震撼魂魄的放肆讥笑，拉扯着每一根维系理智的神经。

姬发重重摔在地上，他站不起身，脸色惨白，一口鲜血狂咳而出。他恍惚抬头，见殷郊弃了短暂的优势，朝着他狂奔而来。

虚空之中殷郊召唤出一匹马，将他一把捞上马背，朝战场外逃去。

姬发恍惚间也觉得自己回到了曾经的冀州之战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？殷寿拿殷郊当做靶子，一鞭子抽在他的脸上。

这可不行。姬发浑身一激灵，醒了。

两人躲进了摘星阁，古神还在穷追不舍，祂坏死的两只眼睛暗淡下去，又倏地睁开了更多闪烁不定的眼睛。

因古神降临而形成的黑云如恶龙般在上空汹涌翻滚，劈下的闪电形成一道道深不见底的鸿沟。

姬发捂着胸口艰难喘息，这样的伤还不足以要他的命，根治于骨血的三千多年的战斗本能，让他的身体血肉生长恢复的速度更快，他浑身骨骼爆响，“咔咔”声听得牙酸。

殷郊来攥住他的手，姬发忍住疼痛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死的。”

殷郊松开他，朝着他一点头，提着鬼侯剑站起身：“你待在这里。”

“不。”姬发猛地抓紧了他的手腕，殷郊低头，险些被他炽热的眼睛刺痛，“我和你一起。”

22.

“我们手拉着手，围成一个圈。”苏妲己站在祭天台的最底层，和十几人一块，“无论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要松手。”

人们手拉着手，围着一团跳动的火苗，火苗实在是小，眼看着就要熄灭的样子。而外面地动山摇，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。

苏姐已很坚定的说：“谁也不能松手，我们在心底祝福殷郊，增强他的力量。”

这是人为造神的办法，人虔心祈祷，必能有所感召。

她仰起头，焦灼的看向透露了天光的缝隙。

“轰”一声，祭天台倒塌了。

人们惊声尖叫起来，骤然出现的古神真身污染着每一个人的精神，苏姐已叫起来：“闭眼，闭眼！祂不会管我们的！”

人们战栗着将彼此的手攥得更紧，恍惚中仿佛成了一个整体，火苗跳跃了一下，变大了。

黑云翻涌得更加厉害，一道道闪电就仿佛紧贴着人耳爆裂，一个中年男人忍不住睁眼，登时对上了一只诡异的眼睛。

那眼睛甚至没有看他又或者说是没有注意到他，他却感觉恐惧如跗骨之蛆，让他尖叫着想要抛下一切逃走，可他的双手都被人抓住了，他拼命挣扎起来，甚至不惜用牙齿去撕咬身边的人。

一只箭矢带着火光冲过来，刺穿了他的眉心。但他奇异的没有死，而是恢复了神智。

他向着火箭飞来的方向看去，一个清秀的青年正放下弓，面不改色的冲苏姐已点点头。

青年冲他们笑了一下：“谢谢你们信他，愿意救他。”

他们往上看去，整个世界都被闪电所笼罩。古神庞大的身躯在其中乱舞，一道身影亮如霹雳，从天而降，坠落在古神的头颅，手起刀落，雪亮的长剑直直没入古神的头骨。

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，火焰更大了。

姬发仰头，雷电在云层中蓄势待发，隐隐能看见一个巨大的光球，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，它在云层中越来越亮、越来越大，古神与殷郊在其中缠斗，发出一阵阵让人疯狂的怒吼。

光球不时泄露出一丝闪光，化作威力无穷的闪电想着四面八方劈去。每一道闪电落下，殷郊与古神的力量便弱一分，而后又再次增强。

耀眼白光中，姬发看到了古神的真正面目。他突然有了比任何一刻更为可怕的感知。

那甚至不是真正的古神，不过是一个幻影、一个分身，又或者根本不配称为古神，不过是一个古神的眷属。

他用了三千年时间窥探、挑战的，究竟是一种多么不可名状的存在。

殷郊能夺取古神的地位，或许真的是冥冥之中难得的运气，这个世界，并没有如他们原本的世界那样，有着真正的古神。而那蓄势待发、毁天灭地的巨大光球，才是真正的古神的愤怒。

既然不是真正的古神，那便可杀，可是杀祂的代价……姬发的神色与心脏一块沉下去，他面无惧色的抬手，冲着光球射出一剑。

箭矢飞速化作飞翔的凤凰，那火焰做成的翅膀在接近光球的前一瞬消散，凤鸣声在天地间久久不绝。

他再次搭剑，在箭矢化作凤凰的那一刻跃上凤凰的脊背。他忍受着剧烈灼烧的疼痛，摸到凤凰背上的羽毛，惊讶于它的真实。

23.

殷郊也在天雷闪烁的瞬间发现了与他缠斗的“古神”的实质。

他仰起脖子“哈”的笑了一声，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为何发笑。几百只闪烁不定的狡诈眼睛死死盯着他，殷郊毫无惧意的与它们对视。

好。

他的心定了下去。

可杀。

他看见姬发乘着凤凰朝他飞来，就如同曾经无数次战场上的相互搭救前伸出的臂膀。姬发在呼喊他的名字，但滚滚雷声中他听不清了。

他有办法立刻杀死这个庞然大物了，虽然他不是很想让姬发就这样看见。

鬼侯剑吸纳鬼气而成为了一把旷世的神兵，它还可以更强，而殷郊愿意作为这个祭品。

他将剑尖对准自己，如真正的生前的那位叔祖般，弯腰剖出自己的心脏。

热血泼洒在“古神”的躯干上，让古神的皮肉瞬间溃烂。

鬼侯剑吞噬着他的血液，插在剑尖上的心脏还在强有力的跳动，仿佛不曾离开盛放它的血肉之躯。

“殷郊——”

姬发的声音愤怒而绝望，响彻了殷郊整个识海。殷郊头脑发晕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别叫我的名字，就如同不能告诉比干他自己的死讯，人化作怪物的时候他自己未必知晓，可旁人若是说了，就会顷刻间珠沉圆折，化为枯骨。

他撑着剑，用全身的力量将鬼侯剑深深没入“古神”的身体里。

“古神”凝固片刻，随即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，身躯的每一处断口疯狂喷血。轰隆一声巨响，“古神”碎成了无数块掉在地上，立刻燃烧起熊熊大火。

亘古宇宙中，无数形状各异的神明抬起了他们的眼睛，又冷漠的转过身去。一只高悬的钟表在“滴答”声中，指针摆动到了合适的位置。

灭世的时刻到来。

殷郊随着“古神”的躯体一块倾塌，他仰面躺在血块和大火中，从口里不断吐出鲜血。

姬发闯入火海，近乎崩溃的从遍地的碎肉中找出了那颗还在跳动的红色心脏，他跌跌撞撞，已被火焰烧得面目全非，新生的血肉让他痛不欲生。

他扑倒在殷郊身上，将双手捧着的心脏小心翼翼的放入殷郊的胸膛。

殷郊一直睁着眼睛，等待他的到来。

姬发说话前，先从喉咙里吐出了一股黑烟。殷郊看着他止不住的笑，将他的手拉住。

“我很生气。”姬发说着，语气却没有什么情绪，“就好像很多年前一样，我只要一会儿没和你在一起，你就会整出一些我没办法接受的事。”

头顶上的光球更大了，云层已经被办法将它遮掩。

遗憾、自嘲、悲哀、庆幸……等等殷郊已经没办法总结的情绪全部杂糅在一起，他原想着自己很是狼狈，不想让姬发看见，但姬发却把自己搞得更加狼狈，整张脸被烧黑了，皮肉翻动生长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。

姬发把他眼睛上的布条扯了下来，看着他明亮的眼睛不满的嘟囔了几句：“我现在没办法背你走了，那些人还有苏妲己应该是能在天雷落下来之前逃走的。”

有太多情绪在他心头堆积得要爆炸了，他将那些情绪归结为很烦，故意将话说得阴阳怪气：“这样，你或许就满意了。”

殷郊没在意这个，他胸前的皮肉已经长出来了，虽然有些疼，但也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。他撑着膝盖爬起来，再把脱力的姬发也扶了起来。

“不满意。”姬发浑身没有一块好肉，让殷郊不知道该扶着他哪个位置，姬发痛到麻木，虚弱的靠在他身上。殷郊带着他，两人互相搀扶着，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向前挪动。殷郊说，“我不满意，我想跟你一块回去。崇应彪都能好好的活在那个世界里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？”

姬发迟钝的品出了他话里的意味，但如何的狂喜也难以改变现在的局面，他想，遗憾的的确确是太多了，但有这么一件，他现在就可以做到。

他庆幸于脸上的皮肉已经长好了。

姬发用没烧完的袖子狠狠地擦了一下嘴唇，殷郊心领神会，两人不再走了，他们在火海中拥吻。

唇齿相贴的一瞬间，光球突然爆发出强烈的雪白电光，它爆裂的能量迅速扩张，向着四面八方侵蚀而去。

滚滚雷声轰然而下，整个世界变成了蓝与白的交织，万顷闪电充斥于天地，爆发出足以让眼球焚烧的强光！

天地之间，雷声长久不绝，闪电如鞭子般抽打着地面，而光球的能量远不止于此，更强的天雷劈下，整个世界都被密密麻麻的电柱灌满，最终变成彻底的一片白光。

无边无际之后，整个世界终于化作了白茫茫的死寂。

24.

有没有神呢？

天空之外、地球之外，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呢？

姬发端起一支蜡烛，“呼”的一下吹灭了它。

25.

殷郊感觉自己在一个纯白色的世界里醒了过来，很多人围着他欢呼，姬发在同他们一一握手，每个人都热泪盈眶，依依惜别。

好荒诞的死后世界。

殷郊怎么也没办法把眼睛完全睁开，也没法挪动身体，他看着姬发和那些人告别，带上了苏妲己，两个人抬着他走上了一根结实的蛛丝。

蛛丝很结实，姬发的手掌很温暖。

他再次昏睡过去，

又一次清醒是被吵醒的。他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暖色调的房间，吊灯安安静静的悬在天花板上，床铺大而暖和，床头摆着几本书，阳台上种着随风摇曳的绿植。

他坐起身，听到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。

床边摆放了一双石青色的拖鞋，他自己身上也穿着同色的睡衣。

空气中有食物的香甜气息，以及令人安心的熟悉的味道。殷郊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有些贪恋的不想推门出去。

他看到墙上的挂画，整个房间都是他会喜欢的风格。

他最终推门出去，人声更嘈杂了，他站在台阶上往下看，很有认识的、不认识的人都围坐在桌前，有姬发提到过的崇应彪和杨戩，还有没提到的姜文焕和鄂顺，以及许多殷商的、西岐的人都坐在这里，把原本挺宽敞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，就连苏妲己也乖巧的坐在餐桌的一角，身旁是她的哥哥。

他抓着扶手，对这样的热闹感到无所适从。

姬发端着一盘螃蟹从厨房里钻出来，一抬眼就看到了殷郊。他长大了嘴，惊喜的叫出来：“殷郊！”盘子倾斜，烫到了他的手指，姬发“嘶”一声，旁边的姜文焕很有眼色的将螃蟹接过去放在了桌上。

每个人都抬起头看他，脸上是喜悦和善意的笑。

姬发挤开挡路了的崇应彪，朝着他奔来，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。殷郊在众目睽睽下有些脸红，直到伯邑考从厨房里探头出来，才指挥着所有人给殷郊挪开一个位置。

两人坐了下来，每个人都试图上前搭话，但姬发的兴奋将他们全部排除了出去。

杨戩在长桌的另一头看着他，好像欲言又止，但殷郊很快就没法把注意放在他身上了。

“我有好多故事想要告诉你，你那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与这里的不一样。”姬发和殷郊紧挨着肩膀，姬发傻笑着说，“我先说关于你那个世界的吧，那些人没有走，哪怕是天雷落下来后他们也没有松开彼此的手，所以他们保护住了自己，更保护了我们。”姬发冲他眨了眨眼睛，“信仰的力量真的很强大，是吧？但他们不肯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们想留下来重建他们自己的世界。”

他有好多想讲述的故事，关于殷商遗族、关于周王朝，以及那之后的每一个时代，还有他自己经历的故事，他想把没有和殷郊一块经历的这三千年，全部讲述给他听。

“对了。”姬发扭头跑上楼，将鬼侯剑捧了下来塞进殷郊的手里，“我一直枕着鬼侯剑睡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就不用了。”

殷郊愣了一下，他知道鬼侯剑放在枕下会发生什么。姬发不自然的别过头：“你走后的那三年里，我一直梦不到你。后来死而复生，将鬼侯剑放在枕头下，就能梦见你了。”

鬼侯剑会吸走人的生命力，周武王放不下这前朝太子唯一的遗物，因此噩梦缠身，郁郁而终。那些梦，全部都是人们内心深处最恐惧、最绝望的事。

“我只有在那样的梦里才能见到你，时间太长了，我怕忘记你的样子。”姬发怕他责备，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些。死而复生的姬发，发觉了鬼侯剑能给他造出来的梦魇，三千年无一日好眠。

殷郊摩挲着剑柄，他的确想开口责备，但又说不出口，痛楚在他心底蔓延。

纠结中，所有的菜上齐了。

邓婵玉见殷郊还拿着剑，大惊失色道：“殷郊，快把鬼侯剑放楼上去！中秋的日子，别让我再看到这把剑了！”

殷郊不明所以，姬发凑到他耳边低声道：“她有阴影，这个事我以后跟你讲。”

殷郊不觉笑起来，他将鬼侯剑收起来，再次回到楼下和众人一起喝酒。

“我也有很多故事想跟你讲。”殷郊悄声道，“以后的路，我们可以一起走。”

“好。”姬发端起酒杯，红色的液体在杯中摇晃，“这杯酒敬终于回家的殷郊！”

远方的天空中升起中秋的第一束烟火，流星般划过夜空，继而爆发出绚烂的彩光，与高悬的明月交相辉映。

殷郊恍惚间以为一切皆是皆是幻境，脚下的瓷砖裂开，要叫他跌入无尽深渊。他看见了吃人的古神与编织大网的蜘蛛，但他一动未动，朝着那深渊撒下火的种子。

大火登时自深渊燃烧而上，无数的古神高高在上的看着他，殷郊仰头，毫无惧色。

“你是我们的一员。”祂们说。

“我属于人类。”他说，“我是姬发的殷郊。”

大火席卷了他的世界，重重烟云中，那些神明一个个朝着他点头，又一个个离去，殷郊拨开浓烟，回到了中秋的宴席上。

一切如旧，只有姬发注意到他的呆滞，关切的握住他的手。

将气运交给他，是殷郊的私心，保周武王一生平安无恙。但周武王不要平安，他走进深渊来救他。

数不尽的烟花在天空绽放，欢呼声响彻长空，这片宽广的土地上，亿万人不约而同的看向皎洁的圆月。

苏姐已在念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女孩明亮的眼睛和美丽的容颜被烟花所照亮。

殷郊真正轻松的笑了起来。回来了，之后的漫长日子里，他们谁也不必痛了。他拿起酒杯，给自己倒满美酒，将它举过头顶。

“敬我们每一个人不屈服的灵魂和信仰。”

“敬不会褪色的爱和我们身处的真实。”

“敬山河，敬故人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